

桑梓之光

王寬誠題

一九八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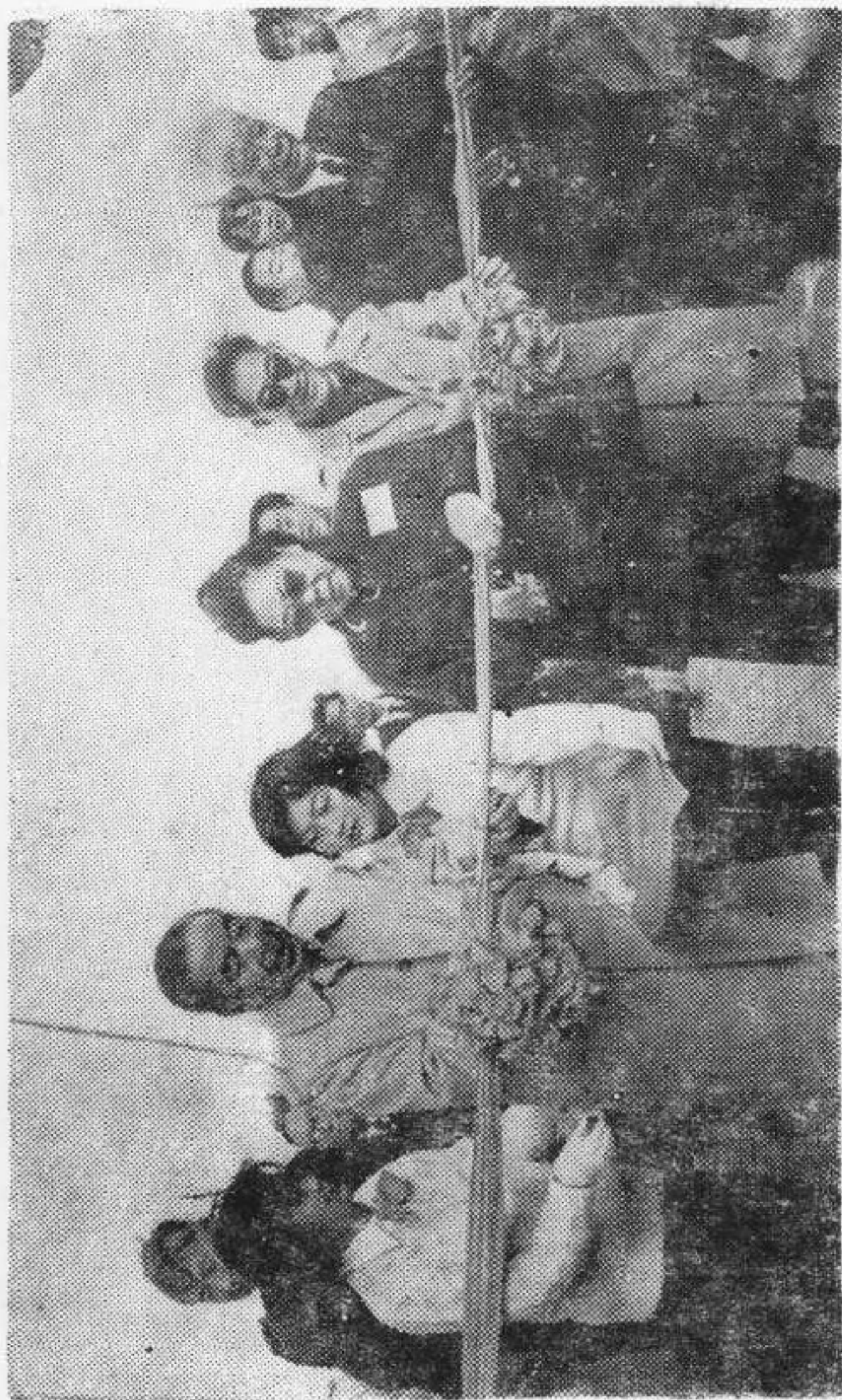


1985年10月19日，王宽诚参加东恩中学“宽诚教育楼”落成典礼，亲手将他所设的奖学金颁发给每个优秀学生。

建設家鄉

包玉剛題





1986年11月26日，万里副总理、包玉刚夫妇、薛驹省长为宁波大学开学典礼剪彩。

目 录

编者的话

(一)

王宽诚生平.....屠一泉 (1)

包玉刚与环球航运集团.....陆志濂 (12)

(二)

太丰面粉厂.....周志耀 (22)

通利源榨油厂.....钱信孚 (27)

正大火柴厂.....李 政 (30)

顺记机器厂.....徐在铭 (38)

通久源轧花厂.....屠恒培 (46)

恒丰印染织厂.....王珊纯等 (49)

方聚元银楼店.....桂信义 (55)

美球针织厂.....范学文 (70)

源康布店.....范延铭等 (75)

同仁泰百货店.....范学文 (80)

新宝华绸布店.....郑尔康等 (90)

同福昌帽扇店.....李 政 (95)

老慎记百货店·····	徐大和	(100)
寿全斋国药号·····	丁金林等	(109)
冯存仁中药店·····	冯光宇	(121)
四明药房·····	钟禅初等	(137)
南昌南货店·····	周志耀	(142)
楼茂记酱园·····	张兆德	(144)
附录：楼茂记香干·····	谢颂九	(147)
状元楼酒菜馆·····	蔡行芳等	(151)
赵大有糕团店·····	赵文海	(154)
汲绶斋书局·····	马元恺	(161)
翰墨林印社·····	周节之	(163)
天胜照相店·····	郑行庄	(168)
惠安、丰长当店·····	朱裕湘	(172)
宁波钱庄业中的过帐制度·····	李 政	(177)
早期的宁波天然舞台·····	孙世基	(193)
一至五辑有关宁波工商业资料索引·····		(203)

王宽诚生平

屠一泉

家庭、身世

王宽诚，又名文侠。世居宁波市南郊宋严王村。父启芳，原配生一女后早卒。续娶张氏生四子二女，长子志诚，次子愚诚，三子克诚，宽诚先生居四，女宽容、完容。先生出生于1907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九日）。这时父携家小居苏北靖江经商，营业平淡，子女众多，家累甚重。先生五岁时，父即亲授教读。先生自此逐步懂得为人道德，首要宽厚待人，诚实取信。这为以后先生的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先生十四岁时，征得父母同意，独自回故乡宁波，与祖母作伴，一面自学。这一年，其父受宁波升丰猪行之聘，任该行驻靖江分庄负责人，闭歇了原营纸张杂货商店。自从经营北猪销甬、南货北销业务后，家境渐有起色。

次年，先生奉父命进宁波江东哑巷永丰猪行为学徒，从此踏入社会，开始自立。学徒三年期满，辞职去江厦街源吉钱庄担任贷放工作。因人品正直，作风踏实，甚得同行器重。

先生于二十一岁时与干氏结婚。干氏无育，早年病故。先生从此下定决心，在事业未有成就前决不再结婚。直至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重返上海。他在经商中，感到与外商贸易不懂英语是个欠缺，于是立志学好英语，聘请了中央大学毕业的刘女士担任英文秘书，兼教自己英语。在1946年5月，结成伉俪。刘氏生一子，后意见不合，于1979年离婚，偕子他去。侧室生有二子名兆宏、明勤。

宁波→上海开拓局面

1932年，先生应聘任宁波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该厂由于他的创议改革，营业蒸蒸日上。从而取得甬上胡、陈两家殷实富户的信赖和支持，于1935年在宁波泥堰头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自任经理。他对待职工，唯才取人，订立各项规章制度，赏罚有度，职工乐为其用。不出二年，维大鼎记号在市区及余姚、镇海、慈溪各设有分号共六家，已执当时宁波地区面粉业的牛耳了。

我当时在维大号，由练习生升任新河头第三分号的主任，只见他每天下午四时来到本分号，查考一天来的业务情况，并安排指点第二天的工作，对于困难的问题，必提示有效的解决办法，缓解了我的困惑和紧张情绪，促使我大胆放手去搞好我分内的事。

他在宁波既然打开了局面，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具有稳当的事业基础之后，便酝酿面向外埠发展。于是在1937年春收缩了宁波部分分号，走出宁波开始转向上海扩展业务，遂从中等城市投入了大城市。

1937年3月，先生在上海泗泾路30号挂出了“维大华行”的牌号。所经营的货物除面粉外，还有罐头食品、呢绒、木

材等，面粉业务增加了经销加拿大炮台牌面粉，这时已开始内销兼外贸了。

接着，先生又与人合资开设通合成地产公司、祥泰轮船公司。特别是与实业巨子李康年合作开设中国钟厂，身任经理，制出高质量的“三五”牌台钟，蜚声国内外。

不久，上海沦陷，先生调集百余万元资金，退入大后方重庆。暂时采取稳健方针，不做有风险的运输等行业，同时广泛结交了当地的金融界上层人物。他在抗战胜利已快在望的时候，又作好了调集外汇资金的准备。

1945年10月，他自重庆飞返上海，立即投入重整旗鼓的紧张行动，首先把维大华行迁址于江西路汉弥顿大厦，改名为维大洋行，规模随之扩大。通过新交旧雨的关系，先经营各类进出口业务。单就进口木材一项，获利甚丰。接着又增加建筑材料、面粉、肥田粉的贸易。随着业务的不断兴盛，汉弥顿大厦的行址已显得局促，乃迁至广东路五号十间门面的另一大厦。那时外商洋行对维大拥有雄厚的资力和兴旺的业务引起注意，接着也就刮目相待了。

1946年7月，国共谈判破裂，先生预感到在国内经商前途渺茫，决定另辟蹊径，经过一年的筹划，在1947年7月踏上另一征途——香港。

上海→香港发展事业

先期设在香港的维大洋行从此扩展营业，先是在新界购进一批地皮，那时香港地价大大低于上海，有利于建筑大厦，不过行业也很清淡。先生看准形势，便在购进的地皮上建筑高

楼，一年工夫，1949初，几十幢高楼便矗立了起来，定名为海国公寓。这时正值上海及江南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有的工商界人士转入香港，海国公寓正适合他们的需要。维大洋行因此获得了巨额利益。

直至华南地区解放，香港人心浮动，港币因而大幅度贬值。正当港币乏人问津之际，宽诚先生却果断地大量购进。不久，人民政府对香港的地位声明尊重历史和现实，这才使香港日趋稳定，随之港币回升，先生乘机抛出，一下子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资金。

两次商战胜利，轰动全港。与此同时，先生又创立幸福企业有限公司及数十家其他有限公司，经营金融财务、地产建筑、船务、百货、食品等业务。后来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开展商务。先生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在港澳及海外工商业界中信誉卓著，接连被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副会长，当然永远荣誉会长。还在港澳十余个机构兼任名誉会长、董事、主席等职。

爱国义举种种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维大洋行仍照样正常营业，所属的工厂也维持生产，他本人常来往港、沪两地。先生忘不了祖国，愿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尽力。抗美援朝时，先生一马当先，捐献一架飞机及其他有关物资，从而带动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不久，人民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他首先认购7万分，接着引起你追我赶热潮，他也追认达到21万分，由于国内资金不敷，特从香港调入外汇（相当于黄金2000两的

数额)。当时上海各报均有报导，并登了他的照相。他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相邀去东北老解放区观光。返港后，他的东北见闻被发表在港报上，使香港同胞对新中国的情况有了真实的初步了解。

近年来，他对内地的开放、改革、发展国际贸易，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先生关心内地及香港教育事业和福利事业，几十年来，先后捐款支持香港及内地二十余所学校或社团，包括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等单位。1985年又出资1亿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国家培养人才（出国留学）。初步方案是：1亿美元基金不动，以其利息作为贷学金（年利息平时为13.5%，浮动时可达16.5%，约合1350万美元），目前暂定出国留学生名额为50。如果留学生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贷学金可以减免，甚至可完全免还。但学成留在国外而不归的，则要如数归还。先生对此曾说：“这样既有约束，又不致人才外流，而且我这个基金会是不动本金的，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办下去，如积有余款还可扩大。”学生是经过自愿报名、严格考试、毫不徇情而录取的，在全国重点省、市招考应试。他对所谓“重点”的说法又为亲友的提问解释说：“所谓‘重点’不是侧重故乡宁波，名额是全国各省市皆照顾的，只要是真才实学，不限地区，谁都可以应试、录取，包括台湾在内，现在我们正在趋向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一个伟大进程，如从这样的民间渠道来沟通，终有一天会水到渠成。”

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成立后回港途经杭州时，还赞

助100万人民币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兴办树人大学。

由于先生为发展祖国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被邀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常务委员，又任广东暨南大学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等职。先生积极拥护以“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他关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和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稳定；他热切盼望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并为此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王宽诚先生热爱祖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尽力。他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几乎走遍东西南北。1986年8月，他还不顾八十高龄，风尘仆仆，带领了全国政协港澳委员20余人往西北考察，从陕西、甘肃到新疆，对工厂、学校、国防工业、革命遗址、文物古迹、边境口岸、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他莫不饶有兴趣。此行横贯高原，历经三十四个地点，历时二十天。他把考察后的感受在各个招待会上坦率抒发观感，得到同胞的爱戴和政府的重视。

对家乡的深情

先生对自己的家乡和无数海外赤子一样怀有眷眷深情，早在六十年代初回到宁波时就打算办学、办医院。1962年即捐资人民币100万元，兴办中、小学各一所，定校名为“东

恩”。东恩中学设在市区，“文化大革命”前曾在鄞西凤蚕横街头新建校舍。十年动乱过后，乡间新校舍虽建成，但时过境迁，东恩中学仍留原地碇闸街教学。1985年10月，先生再次到家乡访问，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东恩中学“宽诚教育楼”落成典礼，亲手将他所设的奖学金颁发给每个优秀学生。先生当时笑逐颜开，脸上充满了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之情。东恩小学设在南郊先生老家宋严王村。此外，他还筹集资金支持宁波华侨饭店和甬港饭店的建设。

1980年初，他亲笔写信向当时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俞佐宸提出，为联络在香港和海外的宁波同乡共同建设宁波，倡议甬、港两地成立“甬港联谊会”。这个创举立刻受到省、市的重视和赞许。随后他便满腔热情地来往甬港之间，为联谊会的建立奔波、操劳，做了不少动员、联络、筹款等工作。同年秋，宁波、香港分别成立“甬港联谊会”，他并被推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俞佐宸担任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当年10月31日宁波甬港联谊会成立时，先生亲自率领香港甬港联谊会知名人士3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专程莅临宁波祝贺。这是宽诚先生增进港甬两地经济联系和民间交往，发动港澳和海外“宁波帮”支援家乡建设的一个创举。甬港联谊会成立后，为发展甬港两地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为香港和海外宁波籍人士回乡旅游、探亲、观光，支持发展家乡的教育、卫生、福利等各项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两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1984年6月，先生在华侨饭店设宴，对亲属语重心长地说：“……财产遗留给子女是最愚蠢的行为，我年将八旬，趁

我还精力不衰的晚年，愿为培养人才方面多做事……。”后来的面向全国的人才创举“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即在这时酝酿成熟。

1986年9月，位于泥桥街的东恩中学“宽诚实验楼”落成，宁波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会上对先生一心为培育莘莘学子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生活、作风、经营见闻

先生个人生活作风一贯勤俭朴素，衣饰整洁，不吸烟、不喝酒，语音爽朗，起居从不宽懈。作事秉公、认真负责。早年任宁波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时，有优裕的佣金收入可归己，是一个美缺，可是先生却不愿享受，反而认为那是陈规陋习，必须自我革除，并建议厂部推行一套新的工作制度。

当先生出任维大鼎记面粉号经理后，开始实行自己的经商理想。首先是注意用人问题，他用人不讲情面，以才取人。练习生（先生改称学徒为练习生）进店，取消拜师仪式，不订明三年学期，如工作优良，六个月后即可提前升为职员。订有严格的责任制度，赏罚有度。各项报表一律在每天收市前一小时，汇总经理室，经理审阅无误后，遂指示次日营业要点。如遇店内急需某项人员，则不惜出高薪聘请。不到两年维大号便得到发展。到了年终，设宴招待全体职工，利润获得多的分号人员让坐首席。红利分三等、九级，特优的人员由他亲授红包。

自上海经商以来，他很注意国内外市场信息，抓紧进货，又迅速销售。他经营作风果断，一有盈利把握，即全

部投入自有资金，再进行押款、贷款，不打无把握的冒险仗。

他居住在香港也不摆阔气、不讲排场；坐车也属平常型号；饮食只要可口，不求高级。他最厌恶浪费，在宁波设家宴时，一再告诫办事人员，单求经济实惠，不讲形式，他自己面前只备了二小盆乡土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对己处处精打细算，待人平易可近，素昧平生的人有所求教，他多于百忙中亲笔作答。例如有一庞姓大学毕业生希望自费出国深造，但无力负担，先生得知他品学兼优，又通过在宁波的亲属了解实际情况证实，便出资帮助他出国，还安排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口入学。对亲友中子女无力升学的，贫病乏医的，也愿承担资助。但他助人有一个宗旨，不论是哪一个至爱亲朋若索消费物品，或思长期依赖，贪得无厌，则一概婉拒，并谆谆教导：人贵自力更生，奋发自强。

1986年6月，逢先生八十寿诞，旧亲新知纷纷向其祝寿，他坚决谢绝，并写信告知亲友和企业属员说：“八十不做、做九十”，因这年正是1997年，祖国收回香港时庆祝更有双重意义，才值得庆贺。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令人敬仰。

他自己生活俭约，待客却很讲究，如各省市团体去港访问，多邀请宴叙，有时还把家藏十余年醇酒享客，而自己却滴酒不进，尤其是对家乡去的人更亲切热情。

他平日很讲卫生，注意身体保养，饭后实行三百步，近年来还以气功十八法进行锻练，果然面色红润，体魄健康。1985年有一次回宁波，去溪口观光时，步履稳实敏捷，一口气登上数百级蒋母墓道，大家都为之叹服。西北之行还兴高彩烈地骑骆驼试步，雄风犹在眼前。殊不料此行不久，身体

竟突感不适，人人感到意外。

追 悼

先生考察大西北一结束，即直返香港，处理了积压的事务后，仅过月余，又在1986年9月下旬急匆匆飞抵上海召开了“王宽诚教育基金委员会”会议，布置了录取留学生工作。正当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招待晚宴时，感到身体不支，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癌症。急送北京治疗，确认为原发性肝癌，这一恶讯顿使亲友十分震惊。

沉痾终于不起，弥留之际，叮嘱不要告诉在上海、宁波的两个年迈胞妹。病笃时还想吃宁波家乡大头菜、油焖笋，可是一入口却尝不出家乡土产口味，感到怆然，原来这些菜肴是从广东购买送到北京的，可见他对家乡的眷恋是多么亲切啊！他在加拿大留学的两个儿子兆宏和明勤赶到北京，先生要他们马上回去，以免影响学业。又嘱咐过继儿子（侄）王明远，对家事、国事要根据他生前的意愿继续办理。还说：“我岁数大了，就是想为国家多做贡献，其他无所挂念”。

先生病重期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多次派人前往医院探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统战部长阎明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港澳知名人士费彝民等到医院探望。

1986年12月3日，先生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10日，首都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等及有关人士五百余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先生的遗体告别，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

圈。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

同月21日港、澳各界在香港举行追悼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副秘书长杨拯民及宁波、深圳市副市长专程前往参加，追悼会筹委会副主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致悼词。高度赞扬先生生前爱国爱乡，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及大力捐助教育事业等多方面的贡献。

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到宁波的当日，宁波市侨办、侨联、甬港联谊会、海曙区委等有关领导同志到先生的胞妹王宽容家表示哀悼和慰问。

先生的逝世，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损失。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热爱祖国、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失去了一位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家乡人们自豪，值得人们永远学习和怀念。